



墨莊漫錄

寓簡

樂城遺言

東園叢說

常談

雲麓漫抄

示兒編

游宦紀聞

密齋筆記

梁谿漫志

澗泉日記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墨莊漫錄

(宋)張邦基撰

外十種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墨莊漫錄** (外十種)  
(宋)張邦基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古籍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5.375 插頁4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

## 出版說明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收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和雜家類著作，上自先秦，下至明清，共三百零四種。原小說類中的《太平廣記》和雜家類中的《說郛》，另有單行；又雜家類中的《墨子》、《呂氏春秋》等，非小說，此二類共有十六種，不再編入。

在古代，小說和筆記的界限並不很嚴格。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外物篇》，意指淺薄瑣屑的言論，與現代小說含義有別。《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小說家列為九流十家之末，收書十五種。其實這些被班固看作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的小說，除小說鼻祖《虞初周說》外，還包括了百家言、史書和巫術等著作。小說興於漢武，盛於唐宋，繁衍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箴規等。平話、章回小說浸

成于五代以後，四庫館臣站在儒家立場，以「猥鄙荒誕，從亂耳目」為由加以排斥，而將小說類分雜事、異聞、瑣記三門，網羅神話傳說、講史述聞、博物雜說、志怪傳奇諸作品共一百三十種，其中也包括如葉盛《水東日記》之類的筆記。筆記一詞在南北朝時已出現，原是文體名稱，泛指隨意記錄，不拘體例的作品。直至北宋宋祁的著作《筆記》問世，才有了正式以筆記作書名的。筆記又稱隨筆、筆錄、筆談、雜識、札記、日記等，後世把文體近說部的作品也稱筆記。筆記題材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古代目錄書因襲《漢志》沒有為之立專類，因此其書或歸小說類，或入雜家類。雜家，班固說是「兼儒墨，合名法」，實際《漢志》雜家類所收為折衷糅合先秦各學派思想之作。可是自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致雜家著作難以再現，名墨數家亦趨湮滅。後世目錄書墨守成規，沿用雜家類目，然而新收書與《漢志》原旨大相逕庭。清初目錄學家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深感矛盾突

出，於是削名法諸家，凡不能成類者皆納入雜家，使雜家狹義變為廣義，無所不包，從而名實相副，不脫離學術現狀。四庫館臣從其說，並有所發展，四庫雜家類設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門，於雜中又略事條析，併名、墨諸家數種書於雜學，共收書一百九十種。內容龐雜，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無所不談，其體裁絕大多數實屬筆記。其中學術札記佔一定比重，這與編纂者重樸學傾向分不開，但也有一些小說故事的記載。所以本叢書合四庫小說類與雜家類為一編，以求其實。

歷代的筆記小說受諸子史傳的影響而形成，却又常常能和經籍、正史、諸子、文集相互發明，補訂其不足。筆記小說涉及的題材十分廣泛，於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狀況、思想潮流、典章制度、學術研究、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民情風俗、宗教信仰等都有反映，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各方面的重要資料。筆記小說以雜散見稱，具有不拘類別，文備衆

體，記敘隨宜，長短相間的特點，因此文筆輕松自如，可讀性也較強。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中有不少著作是輯自《永樂大典》或據《永樂大典》校補；還有一些則是取之當時的珍本或善本，此亦其優勝之處。

又各冊頁碼前均有該冊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冊數，今不作改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

本冊目次

墨寓樂常東雲示游密梁潤續  
莊城園麓官宦齋谿泉  
漫遺叢漫兒兒筆紀筆漫日  
錄簡言說談抄編編聞記志記

宋	張邦基撰	一〇三
宋	沈作喆撰	一〇三
宋	蘇籀撰	一七一
宋	李如篪撰	一八一
宋	吳箕撰	一三七
宋	趙彥衛撰	二五九
宋	孫奕撰	四一一
宋	張世南撰	五八五
宋	謝采伯撰	六四三
宋	費袞撰	六九一
宋	韓洮撰	七六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墨莊漫錄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墨莊漫錄卷三至

臣等謹按墨莊漫錄十卷宋張邦基撰邦基字子賢高郵人仕履未詳自稱宣和癸卯在

吳中見朱勔所采太湖龜山石又稱紹興十八年見趙不棄除侍郎則南北宋間人也前

有自序稱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以

欽定四庫全書

墨莊漫錄

為名其書多記雜事亦頗及考證如渭州潘

源縣土怪周昕父變羊胡師文見吳伴姑明

州士人遇裴休葉世寧嚴清闢注諸夢事雖

不免為小說家言然如記韓愈詩風稜露涼

字之異同蘇軾儋耳詩石字者字之訛誤辨

杜甫詩王母畫下雲旗翻句還如何遂在揚

州句江湖多白鳥句星落黃姑諸句功曹非

復漢蕭何句解王珪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穎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琦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倪景寬

酣玉醕照東西句解黃庭堅詩爭名朝市魚

千里句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

句皆極典雅他如辨碧雲駢為魏泰作辨龍

城錄雲仙散錄為王鉅作皆足資考證以及

鄭康成注漢宮香方玫瑰油粘葉書旋風葉  
書與穆護為木瓠具理為瓶罌之類亦頗資  
博識而所載宋時戶口轉運諸數尤足與史

籍相參考宋人說部之可觀者也文獻通攷

欽定四庫全書

墨莊漫錄

不著于錄殆當時猶未盛傳歟乾隆四十三  
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臣陸 費 帛

欽定四庫全書

墨莊漫錄卷一

宋 張邦基 撰

僕以聞見慮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力罷

釋未之應上與老農憇談非敢示諸好事也其間  
是非毀譽均無容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  
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淮海張邦基子賢云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去  
欽定四庫全書

墨莊漫錄

者二謂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  
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姻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  
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  
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  
尺牘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儀曰尚書有信至汝  
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輞於錦  
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警汝毋

以此贊公乃取書對風儀并裳盡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馬久之湖心有一綠舟漸近亭前覩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嫋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朶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

欽定四庫全書

墨林漫錄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墨林漫錄

三

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毘陵一士人姓常爲蠻詩云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識朱勔父子

范純仁免夫丞相薨禮官謚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曰

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

傾寧恤政前而燮後人曰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如此

罪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至五大夫與舊列

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纖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徇公忘已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江湖忽如草芥紛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超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時論皆以為允

當崇寧初追奪元謚并定謚覆官並罰銅二年六月

云時論皆以為允

欽定四庫全書

墨林漫錄

三

佞闕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爵十八級銅印

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  
租此印決曹氏物也表舅唐憲端仲見之亦以予言  
為然乃賦詩云闕中金印豈秦閣想見風流漢已還  
大饗似書譙縣石蘭學寧數會稽山空餘此日歸囊  
橐曾是當年雜珮環萬戶况將取如斗此章何足繫  
腰間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以書求借舅氏不與也

前

欽定四庫全書

墨比漫錄

四

欽定四庫全書

墨比漫錄

五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挾其私  
忿濟以邪說力引儂浮與其厚善布列史職或毀詆  
先烈或鑿空造語以辱誣若范祖禹黃庭堅張耒秦  
河間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以書求借舅氏不與也

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得補外

王鞏定國為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革畫一堂廡庭  
中有明珠一枚旁置幕局未幾為御史朱光庭所抨

香泛鈞筒萍雨夜綠搖花鳩柳風春舒亶信道詩也信  
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人有云空外水光風動

東坡在海外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坡題其扇云滄  
海何曾斷地脈白袍或作朱履端合破天荒公弼求足之

坡云候汝登科當為汝足後入廣被貢至京師時坡  
已薨乃謁黃門於許下子由乃為足之云生長芸間

已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  
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

欽定四庫全書

墨比漫錄

五

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祖免補外官繼有登  
科者然未有為侍從者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徵猷閣  
待制繼而子道亦除八年又除子櫟宗室為從官自  
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從者紹興三年始除子  
晝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號未有也十八年始除  
不棄侍郎不字任禁從自德夫始

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野花卉  
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  
皆警句也

韓駒子蒼詩云倦鵠遠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誠  
佳句也但太工矣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快快不平嘗內集分

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訶淚頻滴都緣心未灰  
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  
欽定四庫全書  
梁武帝集  
六  
女也有詩在廊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目煙含芳  
草綠倚欄露濕海棠紅或云便是詠燭者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集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  
郡以水土惡繁罪之輕重而貶竄馬執政聚議至  
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  
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  
昭州試命一迴

杜子美玄都壇歌云子規依啼山竹裂王母畫下雲旗

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為瑤池之金母也中官陳  
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  
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  
尾開裏裏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  
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梨言其聲清  
越如竹裂也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  
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  
欽定四庫全書  
梁武帝集  
七  
人指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竦  
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人曰  
西鄙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  
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熟了黃粱夢未回  
相府舊聞延士閣武炎新築望仙臺青雞唱徹玉闕  
曉好卷游烽歸去來授詠曰為我以此寄韋相公且  
曰韋相公好箇人又錯了路逕也詠叩其說但云未  
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

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卽中只  
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卽尋問皆云未嘗  
有道人因告縣令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  
見王副車說具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說曰慎不可

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

怪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為然徑趨姚幕從取

青唐聲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

詩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為駘車奪有乃錄寄之子厚

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

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生

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為呂道士云道

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隣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

借筆書壁侯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

題涴乃曰煩貯火殿鑑吾欲禮三清而去既而行殿

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

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沈一到却山空闕內

消閒塵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鶯歎以為必呂翁也  
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却山即泰山也詠思弋陽  
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即斯人與此說予聞江元一  
太初云

宿州靈璧縣張氏蘭臯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蘇

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而醒

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則据之

乃醒也蔣穎叔遇見之復題云荆溪居士暑中觀此

爽然而涼吳右司師禮安中為宿守題其後云紫溪

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

歸禁中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

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亦異物也

退之詩風能折芙蓉露亦染梨腮魯直本亦作風稜露

液又與興元宴集詩云莊漫華墨間墨當作黑華陽

黑水惟梁州興元梁州也

吳安中少年時為堠子詩云行客往來渾忘我我於行  
客本無心喜為人書之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人多不曉劉貢  
父詩話云錦瑟令狐約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  
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

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星出漢隸

十一

何處無顏色不應尚有一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  
來問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  
勿與少年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

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內也有詞行於世

或以為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而伯

父侃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大粹中自翰苑拜右丞

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廣陵先生逢原嘗為暑熱思風詩云力倦雨來無歲旱  
盡驅雲去放天高客有傳示王介甫嘆曰有致君澤  
民之志惜乎不振也

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先

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聞仰躋苔厓顛下視白日似  
夜半身在高岩騎箕尾居乃嘆曰此天上語非我曹  
所及遂閑筆

襄陽有一曹掾不為郡將所禮屢空幾殆一日掾被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星出漢隸

十一

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已覺目光在牛角未信鞭  
長及馬腹郡將雖嘉賞而愈銜之

蔡元度魯公在位錫賚無窮而用度亦廣京師感慈寺

修浮圖題三千縷時有吳鍊師者丹陽人辟假修養  
館於西園庵中後有隙地吳勸令時麥既獲頹厭狼

籍公見之題詩於庵曰塔緣便捨三千貫月俸無踰

一萬緡却向西園課小麥老來顛倒見愁人

胡師文元質侍郎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呼吏

問曰適有人投訟牒曰稱吳伴始吏曰無有斯須復夢如初既覺復呼吏曰倅廳危舍在何所其戶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駕至彼率倅同觀指一隅命鋤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屍倒墮水中衣履猶未敗蓋前倅子舍之婢因搔死瘞於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併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為館客親見此事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多不詳遜在揚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為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書記室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遜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揚州也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云兎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御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閒枝橫却月觀花送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注臨邛杯應知早凋落故逐上春來余

後見別本遜東海刻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為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為中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主擁彗分庭愛客接士東闈一開競收揚馬左席皆啓爭趨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以為水部行叅軍事仍掌大記室云乃知遜嘗在揚州也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為記室畧去揚州爾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則遜之所

在揚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

禪史真草千文齊已題贈並皆真蹟名畫則傾凱之

雪霽圖望五老峰圖北齊舞鶴圖閣立本醉道士圖

吳道子六甲神薛稷戲鵠陳閔蕃馬韓幹御馬戴嵩

牛圖王維臥披圖邊鸞雀竹李將軍曉景屏風李成

山水徐熙草蟲黃筌墨竹居寧翎毛董羽龍水劉道

士鬼神刀處士竹石鍾隱乳兔物之尤異者有明皇

賜蘇小許公四代相玉印贊皇父子石研石兔竹拂

連理柱杖陳後主宮娃七寶來帶雷公斧珊瑚筆架

玉連環皆希世之寶後皆散逸或有歸御府者今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黑牡丹錄

西

知流落何處

荆公退居金陵蔣山學佛者俗姓吳日供灑埽山下田

家子也一日風隨桂壁舊鳥巾吳舉之復置於壁公

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幞頭安在吳曰

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嘗賣得錢三百文供父感相

公之賜也公嘆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元價往贖且

戒苟以轉售即不須訪索果以弊惡猶存乃贖以歸

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粲然黃金也蓋禁中所

賜者乃復遺吳英後潦倒竟不能祝髮以竹工居真州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窶之甚亦命也

呂溫卿為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廢明畧事二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

隙言參寥度牒冒名益參寥本名雲潛因子瞻改曰

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編管兗州

未幾溫卿亦為孫傑鼎臣發其贓溫繫獄人以為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黑牡丹錄

五

人者人必反蓄之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緩禁中以翠尾作帝母辛諸閣櫛

龍腦以辟穀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

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中表錢消子全穆父之孫蒙仲之子三歲喪父自少刻

苦能立好學有節操何渠榜登科即丁母艱及第十

餘年未嘗到官試中學官除濟南府教授車駕駐蹕

揚州有薦權國子博士者始入局參謁長貳方茶疾